

# 第五卷

# 瀛寰瑣紀

癸酉二月申報館刊

建中探本論

中外交涉由來久矣周以後三千餘年大都盛於西北畧於東南隋唐之高麗蒙由贖武不足深論元明始與日本構而亦因民導之非必憑陵上國也今日泰西各地恃舟航之利萬里咫尺海之所至無不與中國共之其交涉之道與前代迥異固當深思而熟慮未可以一端言也今之議者輒曰此不共戴天也曰此不可與爭鋒也曰有條約在我惟因物付物隨事持平也噫此三議者皆皮毛而未得其髓者也我之兵勢即強能與大海角逐乎我之撫循雖殷能終譽其欲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能始終民教相安乎築室於道和戰日紛而中土之元氣日為之賸削得不深懼者哉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聖人不諱言機機也者道之微乎微者宇宙間為四大洲中國僅亞細亞一洲中一隅耳然文物之盛物產之豐丁口之繁才智之衆泰西地兼四大洲其中至強之國以十數計皆自以為不如遠甚見之所著文字中非中國自夸也且自廣東庚子之後迄今三十年各邦無敢萌遼金之想以侮蔑我邦者中華之國勢亦可謂盛矣嗚呼法普味五方並峙約縱連橫實與春秋相類而尊周之志猶在未衰及是時而無以自強則十數年後必凌遲而為戰國生民之禍其殆始矣泰西立國之雄論者輒謂其舟堅其炮利其機器巧其算學精故欲師夷之長技以制之舍此四者不為功而不知其根本之圖則在於政令簡下情達國是公養人厚雖日事戰鬥而臨陣則釋俘決獄無殊醇樸寬易有中土上古之風故心志齊一號令嚴明而又有利器以助之此所以動輒致勝也我不直探

瀛寰瑣紀

建中探本論

其本而惟末是務則縱有其船有其砲有其技而無其上下簡嚴忍熱之勢則亦徒爲寇資而已五國之勢方不如下以中土互市爲利而各不能專亦猶燕秦十六國紛紜而晉人得以安處高歡宇文之爭軋而齊梁得以晏然此非彼之不能噬我特彼自相噬相忌而勢有不可耳髮檢之殃甚於巢林圖獻以次蕩掃實賴 九廟在天之靈立國規模根深蒂固駕乎漢唐之上今果能以平糶檢之精神心志賈其餘勇而爲中外交涉之遠猷固猶未晚也然則其在富強乎世之所謂富強者聚斂耳蒐練耳我之所謂富強則在富於人材強於刑政八字而已試就康雍乾三朝往事言之準噶爾喀爾喀羅刹土扈特爾霍集占大小金川緬甸安南其環伺而長驅者指不勝屈也 三聖人臨御亦惟是簡賢任能張弛互用中外之治具畢舉先有以大服十八省兵民之心而作之氣故不戰而屈人來王來享莫之敢後猶乎人身正氣日壯外邪自當退聽不備日施政代之峻劑也樞庭者古之政府也始於雍正其時詔諭累千百言反覆詰誡指示詳明有摺到兩三日後始 發寄者乾隆中葉海內事簡旋閱旋答迄爲成法實則今日事機之冗甚於前今人之才智遜於前而欲於俄頃之間發踪導窾固大難矣然乾隆以後一事出詢按期不覆則 嚴詰隨之今則經年高閣而無問之者 王言之輕幾同文具此赫聲濯靈不足以震動恪恭關乎天下之視聽一也乾隆以前滿人重於漢人內閣重於六部六部重於翰詹台諫非真幹濟不能任封疆非真學問不能操文柄雖以沈文燾錢文恭之僅以詩文結 主知而其集中論田賦耗羨諸作皆洞悉民隱諳

習朝章非茫然不知時王之制者自嘉道後一以資格再以科目數典忘祖所習非所用而治道日衰於今益甚此經濟不求掌故不習關乎天下之趨向二也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旱乾水溢時所恒有而 列聖之痼瘵胞與一日萬幾皆在閭閻生計中故雨暘銀米旬有報月有稟各令長達之大吏大吏達之於上有未及成災而 卹詔已頒者有此邦稍歉而早移他邦之粟者水利興河道闢儲積預養之教之子萬民而無一夫之不獲故三朝一百三十四年比戶可封老死不知流離之苦今則渺然不復覩矣官與民隔膜焉中與外隔膜焉何省之民力盈何省之民力絀孰爲休養地方孰爲廢弛庶務浩浩然齊於一邱之貉此民生憔悴帝力何有關乎國計者三也六部者天下之政令所萃光武以吏治責三公重尙書之職明太祖不設宰相分隸六部我 朝威柄自上肅祛明代票擬之陋以外事責督撫而內以六官駁之輕重相維部權尊則 主威盛嘉道後斤斤例案六卿拱手仰鼻息於胥吏物極而返至咸同而六部如贅疣矣六部不得收天下之柄悉天下之事理日惟毛舉細故以束縛賢能之施爲而天下亦不以政柄歸之問 穀幾何不知也問決獄幾何不知也以丙吉之相業而爲今日之部臣其寬弛渙散有關乎天下之政本四也賞罰者馭世之大柄必賞一人而天下皆勸必罰一人而天下皆儆馴至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則賞罰之用約而收效極博我朝 聖祖世宗高宗於進退黜陟之間每以一人而發通諭必使海內臣工瞭然於功罪之所在且用賢有破格有循資破格者必實有破格之才循資者亦必有循資之實固有釋

禍十年至內外大僚之人亦有登第二三十年必閱歷久遠京察記名外任道府由簡調繁幾經迴翔始任以彊寄者破格之人才必有大過人而取信於衆循資之夙望亦必有成績而足服乎人心今自軍務以來始而取一二帶勇之能往往超遷極速近年則有並未帶兵並未籌餉而疎逃之士但經密薦密舉即登顯要以致輿望未孚甚至舉國不知其姓名而已超華騰論者必曰此依附於某中丞者否則必某官保之門下也以朝廷嚮用之大員而羣摘爲寵與取容之賤客偶罷一職則又曰與某大僚不洽也否則某當事之所忌也以揚清激濁之風裁而爲酬恩報怨之餘地以致殊擢不足以爲榮峻罰不足以爲辱聞之天下如見肺腑黜陟之未平有關於風會五也清議者天下人士之所歸也浮議者家國安危之所忌也明代相庸君閣萬歷以後口說日滋國是因之顛倒我朝力拯其弊雍正年間嚴究朋黨政令爲之一新然正論自明羣心悉服大學士鄂爾泰苗疆失機一總兵某劾之擬羅大辟兵部主事李玉洲一司官耳毅然不肯畫議部議遂止錢漕會錫寶泰和珩於炎赫之際此外則以巡檢管太監縣令答旗員者不可勝計直情徑行公道大彰強項者多由此嚮用大聖人執兩用中消朋黨而申氣節是非一準於理不容一毫矯僞偏倚至此今則惟勢是視惟利是趨侍郎不敢抗尚書藩臬不敢爭督撫迎其意旨相率取容惟恐其拂逆而順之不暇至於市井小人之浮議輕譽輕毀無稽調語一入當軸之耳則雖有賢能亦疑而沮格局中之正論則深惡之局中之浮議則深惑之剛柔茹吐近乎倒置此有關於世道人心六也以上六者皆

列祖

列宗殫精竭智以求宗社磐石之安而攘斥四夷混一華夏以仁義爲干櫓胥出斯道以視今日之安危果何如乎本朝庶政弛於近六十年時人但見海疆多事之前拘墟例文牽制資格端拜詳視需求次而至公卿遂疑在前之遠模大猷亦復相類故解散樞紐盡脫畦町髮捻之除實有賴焉但此可以處變而不可以處常漢高以馬上治天下之誚尙且不免况近之所爲又非諸軍初起之舊法涼之弊已見其形終怠之情將與道咸時相埒苟披尋列朝實訓實錄方畧會典諸書綱舉目張樸實周匝當未有不歎盛美之不可幾而知近事之淺且易也杜牧之議河北曰上策莫如自治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今日之籌邊惟遠師孔孟之言上復祖宗之舊則正論在是權論亦在是紛紛議戰議和不待深辯而自廢然返矣

論滬濱形勢

暨陽太瘦生初稿

堪輿一道分門別戶說人人殊夫豈易言哉但巒頭爲本理氣爲末不料負時望者抹却巒頭全憑羅經玉尺以格盤欺人非僕所敢知焉僕非習是業者勉從親友遊歷經旬倦於應酬託諸楮墨遠自詡定論哉吳淞乃東南一大水口也捍門雄壯疊鎖重關冠於他省上溯蒲葦塘與小閘水會肇家浜至七堡復會一股由蘇郡西來一股由松江南來至陸家嘴角二水交流是南北一大環局救貧翁云後纏結來抱水口前頭伸脚來相湊此之謂耶第吳淞瀕潮逆入十倍來水洋津一局先受以故殷富中天下論入局大勢百步橋爲天關陸家嘴爲地軸浦東

一帶則推水應砂美界正迎海潮財源盛旺法界水勢渙散難免式微正局英界居中間英界正位在江濱乎曰否大水盪城割脚宜退後半里臨以崇臺傑閣方能收起全局然則沿江無旺地乎否否後天能補先天但觀各埠填砌水滸如短砂拱衛楊云內氣無容外氣殘也大馬路曠盪不收宜墻門店自設氣口爲佳櫃檯利於坐東面南至短街口不在此例也後天添設新開河非獨城外界斷生氣水灌城河經西門隨潮入城亦嫌夾雜下砂出煞建保安司徒廟宜其香烟日盛步出虹口水橫來潮處即有洋房直瀉斜駛處盡屬郊原此北海逆局大較也論上游順局申城爲正吳淞雖總水口至此潮水漸小故順多逆少肇家一浜橫亘城中旺氣所鍾迭爲推移初則龍運在吳淞江故盛於西門西門昔有東西婁浦兩河闊十丈可運糧迄今水涸氣散龍運在黃浦江故盛於東門岸砂漲闊可徵焉南市不逮北市者亦順多逆少之兆也南門枯枝老幹自鄒無譏腰落正氣在肇家浜左入城者已建道署中落正氣在肇家浜右入城者復創縣治先賢佈置釐毫不爽哉腰落道署下砂爲竹素堂駱肘外分落推喬家浜喬姓正局郁姓乃捍門然水到喉而兩界清旺氣未歇也高房青龍逼主郁姓與則喬姓衰矣中落縣署左老學宮右果育堂陳提鎮廟此捍門在虹橋香火亦盛目方浜外入城之末落則推邑廟大園假山爲少祖內園爲顯門廟後一帶後有新河而生氣漸衰各禮拜堂尖石嵯峨泄之者主口舌主火災南局大畧如此第推將來之旺氣非如是止也董家渡上江流一折逆水滌洞十餘里名長十八登龍華塔視之灣環於前若眠弓所謂玉帶非耶隨龍溪水一泓

圓抱足下又一小眠弓在塔俯瞰穴場不遠田源層層朝拜如千朵祥雲捧日真奇觀也龍運未開徒殷浩歎回顧寺僧左房正迎來水至今未替右則爲邱墟矣歸途目擊徐相國祖墓爲最艾尙書先塋次之餘則曹鄧以下矣僕到滬無幾未能熟諳申江地勢第就順逆來去大勢遠近等見在 貴邦老成耆宿必有能鑒其妄而訂其謬者謹拭目俟之是役也未假格盤容俟有暇看更爲配合理氣乃歸精核雖然有志焉而恐未之逮也

記苗霽霖事

萬卷樓主人

同治元年將軍多隆阿之克蘆州也僞英王四眼狗率其親兵二千及皖鄂脅從者幾十萬人北走壽州投苗霽霖以曾受四眼狗平比王之封也四眼狗甫棄蘆州去多將軍以勁騎蹂之比及壽州而脅從者潰散幾盡苗霽霖時據下蔡出圩迎四眼狗執禮甚恭見其親兵二千精銳甚欲奪取之乃勸四眼狗駐兵圩外而以數十人入圩伏兵擒縛四眼狗送之勝保軍中勝保鋪張入奏奉 旨押解來京比至延津復有 旨就地凌遲處死方四眼狗見勝保時勝保意欲誘降之四眼狗不爲屈且引勝保疊次敗仗以爲請四眼狗既死而其親兵二千皆降於苗霽霖次年僧王之追張落刑也霽霖引兵助戰布伏守隘而落刑就擒沛霖自以爲連立大功當受上賞顧自川北道革職後猶未開復怏怏不得志遂決計反沛霖欲北趨中原號召羣捻而蒙城扼其衝多後患蒙城練總李南華者沛霖世仇也守蒙城堅不可拔沛霖乃大舉圍蒙城連營百餘里勢張甚將軍富明阿總兵王萬青詹啟綸率師援蒙城皆不克俄而僧王督

偶因小築圖序

大軍南來以陳國瑞爲先鋒當僧王之誅張落刑也彌雍皖北羣檢無遺種皖人震其餘威聞王爺將至則已心膽欲碎竊竊私語謂苗先生陷我於死也陳國瑞以數千人先至連日攻擊摧沛霖數壘沛霖之黨皆夜驚曰王爺率大軍八十萬至矣輜重糧械數百里不絕今其先鋒之威尙如此若王爺親至我輩其能免乎親兵二千人相與謀曰我輩故英王舊部也苗先生以威劫我誘殺我英王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輩何苦爲之用卒令自就死地孰與報仇雪恥以邀功賞而紿死乎一日沛霖于月明之下有所指揮登壇瞭望形勢親兵二人自腋擠之外墜於濠復以長鎗亂擊之立死報詹啟綸營中啟綸以爲詐不納報王萬青萬青往取其尸明日霈霖之黨聞霈霖死望風崩潰數百里間皆啟寨降僧王既至王萬青獻霈霖尸恐二親兵之分其功也殺之以滅口萬青膺黃馬褂之賞返至高郵而暴病以卒人謂二親兵爲崇云

叙事簡勁得史記之神韻

偶因小築圖序

鷺洲詩漁初稿

丙寅秋九月十有六日陳致中由邗江來出偶翁書並偶因小築圖詩圖爲我家臥老作云自潯陽寄贈者客有以偶翁問余曰吾老友劉子易庵也世居金陵之白鷺洲善讀書工古詩文辭不慕榮利而安於貧者也偶名何余昔夢游一室見古衣冠修眉長髯者上坐青衫葛屨道貌清癯者旁坐劉子侍焉下一盞背叟出古錦乞詩長髯呼劉子名汝試吟之劉子詩成長髯援筆疾書至尾易偶因二字又疑是因因二字旁坐者領之竊就劉子叩其人笑謂長髯上坐

者爲青藤道人傍坐者船山張太史也語未竟而夢覺明日以語劉子劉子曰異哉子之夢偶耶因耶而余得侍于青藤船山之側且賦詩亦偶耶殆有因在因以偶翁名集曰偶因集圖曰偶因小築圖小築者避亂邗江意名之居稱翁以生孫也客感滋甚曰有說乎曰有偶者事之蹇因者循次而行也無因不知有偶無偶又何以爲因乎如富貴貧賤偶也生老病死因也夏當熱而涼冬當寒而溫因中之偶也花不時發水不東流偶中之因也以是知因乃偶之體偶乃因之用偶因相須而成也客大笑曰子之說幻甚余不能辨揖而出因筆之以爲偶因小築圖序 此序不雕不琢天然成響而語復生雋與瀛寰瑣紀體例頗合敢請付之梨棗

茗餘小錄自序

古吳花農

大凡地有盛衰人有聚散時爲之亦天爲之也姑蘇本古勝地金閶尤當孔道商賈集居無隙所而青樓錯雜其間遂爲他郡之冠迷香洞風流數亦不是過當是時也士大夫盛爲文酒之宴商民馳逐相樂一擲千金亦不甚惜院中選聲鍊色以奢華相尙一衣之飾率費白金一筵之需或過萬錢其靡靡自極足以粉飾昇平而人亦樂而忘疲也庚申以來廢爲牧地紛紛桃李星散雲流更或玉折蘭摧香消影寂風景蕭然癸亥冬省垣恢復居民歸里整業商賈仍聚於斯貨於斯塵市一新惟歌舞之場則蔓草荒烟頽垣廢井滿目蒼涼不堪回首嘗嘆斯樂難逢盛筵不再矣乃未幾而郡城內外曲院聯綿時或傍晚明燭照耀皆是絲管之聲綉繡達旦珠圍翠繞邈若神仙僕時未能忘情姑從游戲每至一處則酒壓花粘逢迎不暇奚止十年

鏡影小記

一覺而已斯固曩時之極致其意氣亦足豪矣客歲徙寓洞涇焚香掃地閉戶讀書有時溪山賓主漁樵問答不則脩然獨坐與物兩忘而今日何日歲云暮矣夕陽在山霜風入戶酌酒自勞追憶生平游歷強半遺忘然思之忽忽如昨日事安知今之蛛絲螢火非昔之綺箔金燈也今之贖瓦殘磚非昔之洞房曲榭也今之烏語蟲音非昔之銀箏玉管也今之野草閑花非昔之歌衫舞扇也有昔之盛不能無今之衰有今之聚能保他日之不散乎因不自揣固陋就所記憶附以他郡撫其瑣事得小傳若干篇並諸詩詞編次二卷題爲茗餘小錄以存其人酒香茶熟之時聊作消閒一助若謂竊比妝樓等記則吾豈敢願與天下有情人同聲懺悔夫靈山拈花迦葉微笑此義微妙不可思議昔老僧四壁畫西廂悟禪於秋波一轉固知傳神阿堵本在箇中慧心者以是參之則是錄作風絮觀可作水月觀可卽作三解六度五陰八識等亦觀無不可世有善知識當不河漢斯言焉同治七年歲次戊辰十一月既望四鄉三中人自序於洞涇之月舫小憩

鏡影小記

古吳花農

吾友柳祝君金閩人也深於情每以不遇可人爲憾庚午客京江物色殆遍迄無當意聞有蕙娘自雲陽來者亟訪之翠黛彎蛾蓮鈎蹙鳳望之若神仙中人更有一種嬌羞不與勾欄等由是昕夕欽慕顛倒夢魂拋以纏頭而蕙娘恬淡如故嘗謂情好如我兩人何落落如是蕙娘慨然曰情以禮制魔由人生節之則長縱之則短以押櫃而遭離邊數數見矣如圖永好何必不

外疎而內密哉祝君亦服其高見惟留戀益切未嘗不營營然謀金屋爲藏嬌地也亡何大賈某雅慕蕙娘拚重金購之鴉母利其值事遂成載美以去先是蕙娘臨行時掠髮嬌啼淚落如豆謂諸姊妹曰致聲柳郎好事多磨遲爲鬼妬置身銅臭命也何如相見無期相思無已此身可奪此心不可易也薄命烟花勿以爲念祝君聞之於邑徘徊如失佳偶適有業西法照相者留蕙娘小影得之甚喜裝潢置條頭如賭笑容如聞綺語並索友人題咏以誌鏡花之不老云爾是爲記

愛卿傳

寄庵居士稿

愛卿姓秦氏乳溪良家子也幼失養鬻爲劉氏女年十五餘神姿艷發娟好異常其與之對門居者則有鍾生夢玉焉性風雅尤負才華愛卿心屬之屢作東牆之窺私念得侍巾幘生平願足矣生亦探知其意而情融液莫可言宣每當夜深人靜待月樓頭眉語目成蕩搖魂魄初不知風露之沾衣也時生方未娶思遲數年必當貯之金屋而劉以貧故欲恃愛卿爲錢樹子愛卿泣且拒迫之不從劉計無所出聞邑有某豪者謀置妾因遣人私賣得二百金約明年元夜會於東湖之濱愛卿不知也屆期劉給愛卿至東湖觀燈遂爲某豪挾去生知之心神恍惚善空無聊謀所以出愛卿者不可得然愛卿自至某豪家幽憤悽測不復歡笑且陰賂婢媪思得生音問導以崑崙故事漸被某豪覺不果未幾竟以鬱鬱死時年纔十七耳紫玉成烟白花委水豈非人間恨事哉死之夕生夢愛卿泣而前曰妾今已矣祇好與君結再世緣耳生相持大

慟不能出一言及驚醒枕邊淚痕猶盈盈也遲明果得愛卿惡耗生益悲感不已曰我負愛卿我負愛卿向不早爲之所雖悔無及矣爰作詩以悼之其詩曰指點芳居却對門幾番待月立黃昏巫雲曾許尋仙夢逝水空教覓斷魂還璧有心求叱利盜竊無計學崑崙欲將何物酬卿意留得衾邊舊淚痕綺語纏綿哀音宛轉亦足見其情之所鍾云  
論曰愛卿之於鍾生心心相印未嘗涉佻達可謂得情之正矣至事不就卒以死殉愛卿亦凜矣哉

龍母塚誌異

寄庵又筆

乍浦陳山之顛有龍母塚焉不知始於何代惟聞諸父老云里有一女子及笄未字一日暴殤簷下薄暮未收夜半狂風驟起簷瓦俱飛一白龍過其下女亦不以爲意後服之數月而孕父母疑且怒逐之使出女無以自白蓬頭垢面行乞道中及晚期果產一兒頭角嶄然狀貌特異六七歲便有膂力能下海捕魚所得值已足養母或風微潮汐不至諸捕者終日無所得兒則提携滿筐倍獲利母怪之詰且密偵其所往忽見兒疾趨海濱祛衣掛樹杪鱗甲徐動隨化爲龍躍入波濤深處母驚怖死日方午兒歸見母死道旁大慟負其屍葬於陳山之顛遂入海不返至今清明前後輒有大風兩人謂龍祭母塚云下有一潭水甚清洌遊人每煮茗於此故又名其山爲龍湫歲旱禱雨亦無不驗

昕夕閒談

第五節

老夫妻久別喜相逢

小弟兄閒談失和氣

非利既得了他叔父的家產寫信通知渾家自己便在倫敦京城把一切應辦的事體一樁一樁辦理得妥妥貼貼的收拾起身回家他兄弟羅把因叔父死後一注大家產被非利得了去自己只分了數千金的東西心中大是不快活見了非利就如眼中的刺一般非利是一個爽快人却把這些事不在意與羅把尙是如舊非利要回家時見羅把一人住在倫敦甚是過意不去便約他同往鄉下羅把欣然應允帶了他長子阿大三人由倫敦乘坐馬車趕赴非利庄上來將近村前羅把舉頭一看只見遠山潑翠近水拖藍老樹扶疎野花開落地雖荒僻却另有一種幽雅絕俗的光景古詩說得好別有天地非人間這去處却與這詩所說差仿不多進了村只見前面一座大門門旁掛一塊小小直牌上寫着桃源別境四个字便是非利的家了到了門口非利指着房屋向羅把道兄弟你看我這馬房造得齊整不齊整好看不好看只怕在倫敦京城裏頭也沒有這樣的好馬房呢兄弟你說是不是羅把道這馬房修得却甚好據我看那邊那個花園更好呢非利道你說的甚是這個花園是你嫂子霞雲所爲你看一花一木位置妥貼胸中具此邱壑實是可愛真真是我一個賢內助呢羅把聽了嫂子賢內助這些話不覺心下不悅臉上漸漸的做出許多怪模樣來一聲兒也不言語三人進了園門只見青草如茵落花滿徑遠遠的看見前面一方青草上有二人在那裏頑耍一個約有十七八

小兄弟閒談失和氣

歲光景一個不過十來歲阿大連忙問道他兩個却是什麼人呢羅巴聽見阿大之語定睛一看心中甚是疑惑暗暗道這兩人到底是誰呢正沈吟間只見兩人望見非利便飛奔前來此時日正當午太陽中照耀得兩人臉如傅粉唇若塗硃十分可愛只聽兩人朗聲叫非利道父親回來了一面說一面擁至車前非利見了甚是歡喜羅巴見了這種光景知道他是非利的兒子了私自的想道這兩個小畜生定是那霞雲養的了賤人所生的兒子竟把我們叔父的家產將來歸他豈不可恨此事終究總須查明再與非利算帳他心裏正在尋思懊惱面上自然便有許多不悅的光景非利是個聰明人豈有看不出的道理便厲聲問道兄弟甚事面有憤怒之色難道見我有這兩個兒子便心中不平嗎阿大接口說道姪兒向來未聞伯父娶有伯母這兩個兄弟是何人所生呢羅巴聽了微微一哂非利不覺怒形於色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須臾車已到門非利開了車門自己先跳下來隨後羅巴父子也跟着躍出步進門來只見內中走出一個嬌嬌滴滴如花似玉的美貌婦人非利見了慌忙上前樓住親吻接唇十分親熱了半晌原來外國的禮婦女遇着親人無論兄弟子姪夫婿均以接唇爲禮在人前絕不避忌所以非利與渾家也是如此他渾家愛格見非利回來心中喜極却又流下淚來一句話兒都沒有此時兩個兒子也跟進來了一傍一個牽着父親的衣襟仰頭望着他父親的面到像不認得的光景羅巴與阿大站在下面心裏又是氣又是惱悄悄說道這兩個小畜生便是那個賤人養的叔父的巨產被他佔去實定是個恨事父子二個正在私語非利回身指着羅

巴向渾家道這是我的兄弟你是從來不曾見過的快來見禮從此便是一家人不必客氣了愛格聞言便嫋嫋婷婷的上前與羅巴見禮羅巴連忙搶先下禮說道嫂嫂休得過謙嘴裏一頭說心裏一頭氣想道他這賤人我也與他行禮真真的晦氣了但是我如今來靠他也說不得了只好權且忍耐漫漫的再設法收拾他們便了想着見畢了禮便命兒子阿大見過伯母非利也命兩個兒子見過叔父讓進屋內閒坐此時康吉兄弟與阿大也見了禮康吉與阿大二人上下年記於是携手偕行阿大見康吉手執一鎗便問道康兄弟你這麼年記便學會了打獵嗎康吉道我父親最喜歡的是打獵我所以也學會了但是不過頑頑罷不能精妙的處正說之際忽有一家僮打從院裏經過康吉見了怒聲詈道你這奴才今天一天往那裏頑去了我要騎馬出去各處找你不知去向我看你這樣蠢劣實是可惡極了那家僮聽了這些話又羞又氣低着頭不言語心內想道這小畜生自己出身不正何人不曉得他還敢在我們面前耀武揚威擺什麼臭排場真正是整瓶不搖半瓶搖我且看你驕到幾時呢康吉罵過了家僮隨問阿大道哥哥在倫敦京城住久了這倫敦是帝王之都他那裏的風景自是繁華極了可惜我生長鄉間未入城市這個處所我不曾到過再等幾時我同哥哥去遊他一遊你說好不好麼阿大道這個有什麼難只要坐了馬車或是騎匹馬一跑兒就到了但是我看倫敦太鬧熱了不如這裏清淨而且街市雖寬人極擁擠坐個車兒騎個馬兒總要留神不似這里地方廠濶好由着性兒馳騁些康吉聽了又問道叔父好騎馬否現在家中有馬幾匹呢阿大道



小兄弟閒談失和氣

兄弟你可別要公子脾氣太重了一些兒時事也不曉得這養馬豈是容易的家私不大的人豈是養得起的我們父親那里有這個閒錢養馬呢康吉便道可惜可惜這樣說來你是平常難得騎馬的人了阿大道我那里來得馬騎呢好看人家騎馬心裏暗暗羨慕罷了康吉道這個不要緊哥哥你以後若是長在我這裏我的馬就如你的一般只管騎不妨事的阿大聽了連聲道好口裏雖如此說心裏却大大不然起來以爲我的出身何等正大他的出身十分微賤今日反要他來照應於我又趾高氣揚的我如何能甘心忍受呢不覺漸漸的變形於色康吉見了心下也明白他的意思也便不受用起來從此兩人心便有了芥蒂了看官這康吉的性情爽直心中無一毫委曲遇事便滔滔的說了出來不知道思前想後今日見了阿大以爲是自己弟兄何事不可說呢所以纔把馬許與他騎這是康吉的好處却不曉得他是個無心的人阿大却是個極有心計的人外貌雖是和平裏頭却不可測見他如此情形十分羨慕由羨慕便妬忌了既妒且忌豈有不擺在臉上的理古人云誠於中形於外康吉雖是爽直却又極其伶俐這些光景豈是看不出的心裏道我如此推心置腹的待你你到反存起這樣的意思來我又何必白用心呢當下便默默相對不作一語半晌只聽得父親在屋裏與羅把談得十分高興康吉兄弟便步了進來此時愛格跌坐一傍他兩老兄弟據床對談講古論今十分有趣見康吉等進來便命侍坐在側聽他說話須臾天色已暮明月乍升家人開上夜飯一家大小六口圍坐同喫愛格因丈夫新得大伯姪兒都是初次上門的特地預備了幾樣

絕精緻的小菜大家喫的甚是有興此時正是孟秋七月中旬天氣月色皎潔大家喫過了晚飯非利的興致尙濃重又呼酒與羅巴對酌愛格便携兩子一姪在花園中散步月光之下非利羅巴二人從窻戶裏望見甚是有趣且說非利是時年紀已過了四十膂力方剛堂堂的一表人材性子又極其爽快大有古豪傑之風這羅巴的相貌也是不凡但是近來心緒不佳把人都消瘦了好些非利說起話來喉嚨響亮侃侃而談羅巴輕聲慢語一句話都斟酌而出非利笑時哈哈大笑羅巴笑時微微冷哂二人雖是一母所生其脾氣性情却大不相同如此二人一面對飲一面閒談講講說說到非利成親的事只聽非利嘆了一口氣要知後事下回續談

第六節

敦友愛慨分家產

逞豪情怒斥園丁

非利與羅巴講講說說到成親的事非利嘆道我與你嫂子的事你是不曾曉得的你今日初次會見他尚不知他的好處呢他性情柔和真是不易得的曾記得我五年前打獵墜馬跌折了臂膀骨頭他衣不解帶的服侍了我幾個月毫無怨言實令人感激萬分如今年紀大了想起從前少年豪興躍馬而前不怕傾跌以後竟不敢再作此等冒險的事子說罷又嘆息一番羅巴道哥哥所說的話我都相信但是一層我們家裏是什麼門戶哥哥凡事總要斟酌安當不要惹人恥笑纔好嫂子姿格雖高十五年前的事何人不知道噯非利道這事你不曉得從前他離家之時我門已行過了大禮了我若不以他爲正室他那裏肯跟我呢羅巴冷笑一聲似不甚相信的光景停了半晌又道哥哥所說雖是但却是私話曾記得叔父在日的事情麼非利不等他說畢連忙問道叔父探問實情我是曉得的但是那時候你可曾在裏面慫恿羅巴一聞此言不覺失色霎時間臉上又紅又紫羞赧無地非利見了哈哈大笑道是了是你助叔父之意不過欲敗我事你便可得好處兄弟這種事是做不得的一面又哈哈大笑的羅羅巴之背說道今日且把這些細情告訴與你罷我當初與你嫂子成婚的事却秘密得狠呢遂將當日山橋村中光景與排士教師如何計議在禮拜堂內如何行禮一樁一樁說將出來道這種情形誰人能說他不是正室呢又用手指著花園道你且看他的聲音笑貌舉止動作那裏有一毫小家子氣呢羅巴轉眼一看似乎還有點疑心不甚相信徐徐的道此事前後

不符現在教師已死見證皆散小弟即絕不疑心衆人亦必要動疑莫若重行婚禮遮人耳目爲妙但是世人一語尙未說完非利接着道我的事與世人有何干涉世人信與不信隨他罷了古人云人生行樂耳我如今每年有六萬餘金的出息也足夠過活了官是我不想做的生平所喜歡的是打獵只要長有此樂何必與世人爲緣況且家有賢妻膝下兩個兒子我看世上的樂無過我的了我又何必求諒於世人呢羅巴道哥哥這事先前小弟也不知詳細望哥哥莫計較從前助叔父查訪的情節嗟非利笑道兄弟你爲人我素曉得的從前你助叔父查訪的意思實是想謀這分產業這也是人之常情我不計較你便了羅巴聞言心裏甚是忸怩頗不自在又想開言非利此時不等他開言便舉起酒一口飲乾說道叔父雖不甚疼你却也甚是愛你臨沒時遺書命我照應你一切不及今且問你你如今家私連弟婦帶來的每年可有六千銀子麼羅巴道六千還不上呢長子阿大近來上學院這一筆費用就狠不輕明年還要送入大學院內去他人還伶俐我還望他大有出息呢非利道不錯我看阿大將來必能榮宗耀祖的我意欲令康吉與他結伴同送往大學院去但康吉這小畜生太任性些心地到還聰明志氣也頗高傲明日且看他騎馬甚是勇往尙可算得一佳子弟究竟不及阿大沈靜些阿大的事吾弟放心我自能代爲籌劃將來先將他送入國內著名的大學院俟出院後當謀薦入國會院此事我早已有意你不必在心至你的光景我欲將叔父京師所居房子賣了所得之價你便拿去我每年另外再替你四千五百銀子你我至親骨肉這點事爲兄的可以爲

力自然盡心爲你從前事情如今絕口不提你心裏休存芥蒂呢羅巴此時又愧悔又感激只有低頭答應而已須臾酒散弟兄二人携着手散步出外使到花園內看兒姪輩戲耍非利看了半晌嘆道我們老了再要他們這種興致是沒有了但我自問尙有三分豪氣未盡消磨你竟比我頹唐多了勸你以後不必如此你只學我住在鄉下無拘無束無事時游歷些好山水騎個馬兒打個獵兒多少舒服何必自尋煩惱嗟羅巴不語微微的點頭非利又道過幾天我與你嫂重成婚禮你可同了弟婦來幫幫忙兒羅巴道小弟是應該來的就怕弟婦的古執性兒不肯來嗟非利冷笑道弟婦的心事我極知道但每年有這四千五百兩銀子也沒有什麼不來的你對他說請他務必要到羅巴只得應諾又謝了哥哥的照應便道從前備過遺書沒有看官西例凡是私生的兒子父死後若不留遺書把產業傳與他他便不能得的羅巴問這些話却都大有深意非利聽了答道正是我從前因爲自己沒有什麼大產業便不曾把此事在意今不是你提起我幾乎忘了這件大事呢等我明日騎馬出門時順便到狀師那里商量商量看弟兒兩個談談說說不覺的天色已不早了各自收拾安寢不提次日喫過早飯又到園中散步天氣晴和日光照耀得滿園中嫣紅嫩綠煞是可愛此時阿大康吉希尼小弟兒們也在園中頑耍希尼看見一隻孔雀在那裏晒翎他便跑上去追他頑康吉在田裏頭替馬刷毛阿大走來走去的東張西望康吉忽抬頭向阿大道我這裏還柴不樂阿大尙未答應康吉忽然看見空中一隻燕兒飛了過去便道你與我賭洋一元我一鏟把他打下說畢便將手

逞豪情怒斥園丁

執之鎗舉起阿大連忙阻止道你又與燕兒無仇怎的打他何為可憐他也是一條性命噫康吉已自放鎗只聽轟的一聲那隻燕兒不前不後不左不右滴溜溜的落在康吉面前阿大連說可憐可慘看官這阿大生長在城內性子是柔弱極了的人看見康吉如此傷生害命甚是慘然這康吉生性好獵父母又疼愛他嬌養慣了所以如此尙要裝槍再打忽聞馬聲蕭蕭康吉道這是我的馬餓了我要去喂他一喂回頭與弟希尼道你到裏面與我拿麵餅一塊來要拿大的阿大道何須性急稍遲喂他也不妨事康吉道我看你不甚愛馬我却不然凡狗馬禽魚我無有不愛的阿大道獨有燕兒你不愛所以打他康吉道你說那裏話來打燕不過練習手法並非不愛燕哩一面說一面心裏却大不自在停了半晌又道我們總領想一好消遣法兒不可辜負了好天氣還是去河邊釣魚罷正說之閒遠遠的見一園丁站在旁邊康吉忽又動怒厲聲的問道蠢貨作事無不錯誤我昨日命你將帆亭置於樹下你偏把他立在那邊這是何意如此可惡等我告訴父親去看你擔戴得起否園丁道不敢不敢小的見樹枝兒甚低所以未曾遵少主人之命康吉叱道真是蠢才樹枝低了把他砍去便是了園丁道非有老主人之命小的不敢妄動康吉聞言氣得暴躁如雷跳起身來道狗才我的話你便不聽聽這明明是欺負我便舉手要打園丁忽背後有一人問道甚麼事這等動氣康吉一回頭見是父親便道孩兒分付他的話他敢違逆園丁便將實情回明非利非利道樹枝兒長得茂盛甚是好看得伐他怎的遂一手摸着康吉的頭道兒呵你爲什麼不來與我說明呢康吉便在他父親面前

撒起嬌來非利也便無法遂吩咐園丁道把樹枝兒伐去了罷以後凡少主人之命須要聽從園丁連應了幾聲是退下去了適愛格從後面走來見他如此嘆道小孩子不可過任他的性了將來恐難管束呢非利道小事何妨此刻日已向午非利便與愛格道昨夜我與兄弟已說妥重行婚禮我就要出去覓人擇定日期又要請狀師前來商議但是成婚的憑據何法可得呢愛格聞言甚是愁慮道這憑據却真是難了非利道幸得排士死時將山橋教堂中冊底抄出與我尙可稍作憑據我怕你憂慮今先以實情告訴你知但是從前跟我的僕人如今不知往那裏去了我昨日問他父親據說近年來沒有消息前時排士去世之後我曾赴山橋探問與新教師商議誰想排士手裏的冊檔都已散失我的婚冊遍覓不見幸虧抄底還在尙不要緊現在趕緊辦理重行婚禮我還要寫遺書呢愛格聞說寫遺書不覺顏色慘變說道你何事說這不祥的話呢非利道這怕甚麼難道寫遺書便會死嗎你看我身子如此壯盛只怕還要多活幾年呢寫遺書不過是預備不虞的意思你不必多慮噫說畢回頭看見羅巴便道兄弟你在我這裏花園是游玩够了今且到馬房一望何如言畢遂在前引道羅巴同着康吉阿大在後跟着直到馬房中來要知後事下回續談

奚春娟傳

嶺湖癡夢生稿

奚春娟黃巖世家女也父某從戎以捕盜功補楓嶺營遊擊家故小康不藉薄俸食細小故隻身履任妻劉生女而卒繼娶丁甫二十餘而女年十六無兄弟宅有後圃精室數間女與一媼居之丁以前妻所產亦不之顧惟日三餐遣婢致膳而已女美姿容畧解吟詠媼故少寡且善伺女意女遇之特厚會春社邑廟演劇女率媼往日晡始歸時郡中學院試畢黃巖入泮元生最少年十四美豐姿眉目如畫邑人咸卜乘龍而生父以爲尙少故不之諧是日生亦難於人中觀劇見女及媼歸尾之漸近睨其美心愛好之而不知所以言也女凝睇良久心識爲元媼窺女意抵家謂女曰曩見郎君元秀才也姑姑婿此真彩鸞遇文蕭矣女俯首不言默然弄帶而已居無何媼候賣花者啟後圃門適生過招之曰郎君何來吾家姑姑頗有所思蓋從我遊生驀然注視良久始悟爲前日所遇者心竊喜以爲自此得近美人當亦無礙遂從之入媼閉門加鑰焉門內石路坦平時春暮林木翳兩旁雜花未落聞格磔聲仰視枝頭黃鸝二三刷翎於其上迤邐而行約二百餘步漸近紅窗媼曰至矣促生入生趨起不敢進媼曰吾報小姑姑使渠自來迎何如無何女出見生不言媼乃以兩肘翼而進謂女曰春風困人成日宜一盃相對我招得郎君來與姑姑鬪黑白也女仍不言媼布局置枰而去女乃移身就局詎知生素不諳甫十餘子女方構思而生則隨手以應如坊者之砌磚女始笑曰郎君負矣生頰頰無地自容女慰之曰郎君不諳已矣能飲酒乎生未及答媼入生謂之曰天垂暮矣小生欲歸請啟

後圃門而出媼止之曰適姑姑欲飲郎君已温酒矣郎君離家里許獨行得勿畏乎請止勿去可也媼陳酒肴拔來報往足無停趾先是生父恐生入泮後廢學爲延師於家嗣令生與族子弟讀祠去奚百餘步故路經奚而留也生轉念旁午辭家稟父母就學學中不知明且詣先生當亦勿誚讓也遂與女飲媼勸進良殷連舉十餘觥生與女皆醉媼扶生就女榻臥女醉不自持旋亦睡去媼徹肴局門出既醒生推女起曰今日之事小生何迷罔至此夜已深欲歸不得奈何女曰君未娶妾未嫁縱敗露何害焉生心動於是重整鴛衾卸裳褪履携手登榻並枕而臥詎生尙穉不知牝牡幾於玉洞雲迷尋芳無路女稍長轉迎就之落紅殷席矣天明媼入見生與女已起兩情脈脈相對無言媼心領乃侍二人早餐舉啟關送生出生自此託詞就學時宿女家往返年餘情逾琴瑟而彼此父母寂不一聞無何游戎公卒於官女隨繼母往奔喪生乃絕迹比女歸而生父已爲生議昏有成說矣生欲梗父命則羞不能語又慮女責竟不之往會生族某娶妻台俗凡妾女之家親友有女者皆赴宴以角新婦蓋亦甌俗之相沿耳奚與生族本葭莩也是日生往見女蹀躞不安媼出向生小語曰聞郎君有卜昏說信乎生力辨其無媼曰今夜郎君可來一自剖否生唯唯女歸生亦往女默不一言似有怒色媼調停其間甫就寢生欲重夢與臺女執不可及且女起索筆爲詩贈生曰儂待阿郎本有心阿郎視妾是何人郎君若有紅鸞信妾已拚爲黃土塵從今悔恨已嫌遲曩日情懷我太癡女子守身原比玉教儂那得不傷悲詩雖俚俗然其志可哀已生得詩涕泣幾不欲生長跼謂女曰小生之心一如

卿心雖父母之命烏能奪之今秋試屆期小生擬踏埤黃倘招歸信至則完姻有期矣小生寧死不歸以絕父母之望女曰人各有志妾何敢強妾自分命薄不足事君子今郎君秋試赴省則野鴛鴦之期且不久矣追問他平生愈哀不能語會女繼母至生皇然出越日生來與女別頃刻卽去與同學舉子星馳赴杭試畢生託待榜獨留於寓生父爲生下昏期且族人洩奚女事乃急遣健步四人荷肩輿抵省促生不得已就道至家禁勿使出刻期成禮生探女耗知已病殆啜泣終夜對新戀故雖完昏月餘不遑問鼎未幾亦病女與生族嫂陸閨中密友也陸傳耗於女女陰感生病霍然已詣陸時元宵觀燈乃僞爲踏月間行者過生家病女亦隨入陸就生榻詢病狀微語曰小郎畧愈否奚家妹子隨我來盍屏人一語生聞言舉首見女忽然目瞪涎潮上壅勢瀕於死家人急救移時乃甦女知爲己急趨陸出女歸回念生狀倍益痛楚病增劇竟不起年十八其絕命詩曰早識三生事不謂當年何苦惹塵埃妾身不肖家門玷地下含羞最足哀春蠶已死向多絲記否窻前對奕時寄語郎君好騰達莫因冤鬼誤場期生病愈覽詩悽然生父亦漸悔之然亦無及矣今生四十餘文名噪盛乃廿餘年來名場顛蹶庚午始中副車識生者謂生自奚女死後每思補過與賊之鼠浙東淪陷生被掠至班竹爲賊司書契賊擄一女至絕美閉之幽室令生守之旋出軍去生訪女家何所送之歸因以自逸副車之中其以是夫丁卯夏擬夢生讀書西湖與元生隔舍酒酣述曩事每至淚下焉論曰奚春娟父官游戎豈小家女哉花晨月夕女子有懷揆之情理夫何間然吾獨恨陷元生

孔方兄對

於不義者媼也吾尤恨不能成之於後者生之族嫂也閨中曖昧非密友不知陸既與女爲密友廉得其情何不贊成其事乃至昏有成說娶有吉日始洩其謀於乃父亦何益哉苟令先事知之吾知後悔之心必已萌於卜昏之日人孰不欲其子之騰達而忍令損陰騷削科名吾不信也吁如元生者可哀也已

孔方兄對

屠龍子稿

屠龍子臥遊北郭邂逅孔方兄於途作色而讓之曰嘻天下有不矜名節不親善類而耐羶逐臭如爾者乎夫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子之於世也無父子慈孝之情無親戚朋友交際之禮無鄉黨往來周恤之誼不與賢士爲伍而惟與販夫市僧與夫沒字碑守財虜懵然不知人道者偶甚且訕之笑之而不以爲羞詈之辱之而不以爲恥夫古之人得爾而生禮義今之人得爾而棄禮義是子實以其頭鈍無恥之風而引人於衣冠禽獸之域方今文教誕敷賢才輩出爾胡不藏於山沉於淵而猶揚揚然蹙蹙然於吾之前 孔方兄忻然微笑已而歎曰子真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也夫時會有升沈人事有翻覆是以古之敗家者曰嫖賭衣食而今之敗家者曰禮義廉恥古之成家者曰勤儉今之成家者曰慳悛世道遷流賢者莫悅我以溷沌爲膏肓尊盲爲形質褻養爲嗜好是故仁義道德我之仇也詩書禮樂我之賊也衣冠劍佩我之蠹也風花雪月我之疾也今子倚薛稷毛穎爲心腹而進楮先生黑松使者爲贊御之四子者非明窓淨几弗居非薰鑪茗盃弗樂高風遠躡動與俗忤而又好爲辭論

矢口王猷帝業而三旬九食曾不能哀士孫之餓鵲懸百結曾不能恤范叔之寒專事雌黃人物糝糠富貴凌鑠家兄此五窮鬼之先容也子不之省而反親之信之奉若懷寶又何惑乎我之望風而去乎我系出銅山耳不聞典謨訓誥之言目不睹文物聲明之盛惟與爆牛封豕寢訛食息今之入世亦猶是耳烏識所謂羶臭而附之逐之乎夫世衰俗薄人事日非而惟禽獸爲近古我正欲借斯民於狽榛渾噩之道以與葛天無懷氏相見不意子復用此爲譏議也我聞賢士不尤人君子必自反子誠能棄禮背義寡廉鮮恥流薛稷於窮石放毛穎於中山殺楮先生而投之剡谿磔黑松使者而毀其玉珎而呼爾爲牛應之爲牛呼爾爲馬應之爲馬則余將請處囊中豈其交臂而相失屠龍子默然俛首逡巡有頃而後返

靈促

鶴舒彭子稿

俗名犬曰來富非犬之能富人亦謂犬之見富則來耳余家盛時有一犬名靈促慧而善吠先君頗愛之時喂之食爲之字犬習主人亦戀戀不能去然亦如是已矣無所報也無何先君歿余幼門祚少衰犬即岸然不一過問過門雖呼之亦不肯入彭子曰犬殆知所自重乎一日他出遇犬於家右家搖尾乞憐有甚於昔反顧彭子若不相識會臘月讌客犬復于于然來彭子惡其無常德也戒勿投骨犬恨恨而去後數日遇於塗猶相向叱之咆哮不可當彭子懼而反歸而歎曰富貴則人類爭趨貧窮則犬亦不識方昔盛時覃恩異類而犬不以爲德今之衰也乾餼不及而犬即以爲咎蓋異類固不可以人理論而富貴必不可以一日無

燕市羣芳小集

燕市羣芳小集叙

無雙妙品人疑玉樹之花第一情天春滿金臺之柳紅毡貼地串珠歌監卮當筵娥娥粉笑  
 固已詠仙童嶺上無煩誇趙女於樓頭矣加以生小聰明心原藕比隨身宛轉骨是花裁銀  
 鸚之奇舌偏調翠鳳之香箋解答綠蠻雀袖三年藏豆蔻之詞碧暈纖眉隔坐送芙蓉之語愛  
 風流之小史洵婉變之宜人已則有鳳城仙客燕市寓公來從西子之湖解作東風之主於是  
 分曹賞酒排日邀歡烏巾屢側人來柘枝之臺金絡頻嘶馬識桃櫻之巷梅花箱裡紅豆含情  
 蓮子杯前黃河賭唱朝呼鶯而夕呼燕卿憐我而我憐卿厥有記事之蕭遂續燕蘭之譜麝香  
 寶墨題偏春風玉界烏絲鐫來小字瑤館之丰姿如畫瓊枝之品藻都真花月平章不參狐嘒  
 芳蘭聲價倍長龍門者矣僕乾瑩自守縮馬不前自焚戒香已斷摩登之夢何來綺障別生兜  
 率之天想花底之靈狸對卷中之么鳳珊瑚欲出絮絮安禁三疊紅牙不是鶯啼之序幾時青  
 眼來尋蝶路之春山陰王眉子詒壽序於戴園之校經廬

王眉子題詞

櫻桃窗下展瑤編一讀簌簌飛紅滿吟屋儘如花年紀似燕身材都寫入小字烏蘭詩幅 鳳  
 城楊柳暗粉約脂期懶聽春風杜娘曲嬌月照幽坊簾影燈痕想吹罷一雙笙把綺瘦羅肥  
 細評量問修到梅花幾生香福 洞仙歌○春寒料峭是落英時候客裡閒情鎮迤逗奈花邊

金幘柳下銀驄早又是惜別啼痕盈袖 臨歧珍重話如此銷魂愁病書生怎禁受無處覓平  
 原買得香絲篋只有粉郎堪繡又手擘檀箋賦新詩似畫出玲瓏東風紅豆 前調○翩翩驚  
 蝶正江南烟柳依約筆堂羽衣奏記銀羅索扇紅燭題詩會密語六曲畫鵝屏後 鬢絲今老  
 矣綺夢依依撩破禪心十年久把卷更沈吟才調如君料姓氏尙提香口且細擬鈿簫爲君歌  
 須識我三生紅衫曇首 前調

河陽生題詞

一醉長安賣酒家東西勞燕話天涯團團舞扇空明月楚楚銖衣散綺霞道遠憑誰寄芳芷朝  
 寒猶自惜春華年來法曲飄零盡珍重人間譜琵琶

仁和朱虎兒題詞

悄無人落花啼煞流鶯多少嫩紫嬌紅怕細訴飄零一夜一番月色又一番風影愁滿春城開  
 櫻桃斜畔重重門巷醉也還醒 空階露濕銀笙不語玉佩無聲如夢房櫳更曲曲圍屏遮住  
 半不分明少年影事有墜歡夜雨重聽莫此際笑青衫柳七徵歌載酒來換浮名 湘春夜月

寄瓢生題詞

端居無那感春華記看豐臺絕色花祇爲胭脂羞北地賓雲不按按賓霞 小名箋出艷陳芳  
 施粉施朱費較量何必按圖真索驥空羣端不在驪黃 春明花榜自年年爭看霓裳舞綺筵  
 要爲名花齊吐氣氈書別署大羅天 舞衫歌扇久沉酣秋菊春蘭品台諧我識吳中花月慣



不堪影事夢江南

長安遊俠兒題詞

青衫破帽出春明，落拓江南載酒行。何處更尋裙屐會，陸歡如夢不勝情。幾樹天桃憶舊栽，嫣紅姹紫遍春臺。倘教重到元都觀，可識劉郎去又來。厭聽江南北里詞，枇杷花下慣傾卮。不堪回首金臺柳，猶向春風舞柘枝。燕蘭重譜價增高，彩筆花垂五色毫。勝讀唐賢小名錄，不知誰是鄭櫻桃。

吳門小史薛寶笙瑤卿題詞附

玉笛臨風語，訴年來香愁粉怨，墜歡誰補。惆悵歌場留淺夢，依約春痕似雨。更莫問柘枝新舞。同有天涯淪落感，曠寬裳法曲吟仙侶。聽未足，變淒苦。銖衣小試水絃撫，算我亦嬌傳口技。羞添眉嫵回首，紅簫傳恨，字恨入金臺樂府。并難附燕蘭舊譜，慚愧吳中支敗局。喜陳芳許作羣芳主，花九錫誌恩遇。金縷衣。

某濫竽樂部按笛明湖一曲，雲迴盪春波而活潑，二分月出映人影而冥濛，猥辱評花不遺。小草自慚倚玉，敢賦楊枝，茲得見羣芳小集二冊，紛紅駭綠，燦作筆花，豪竹哀絲，寫其薈澤。恍標題於詩品，足紀勝於歌場，爰綴小詞，用誌欣幸。所惜蘇臺烟月，聖水風花，今尙凋零，未能與日下競秀也。倚聲及此，彌用悵然。

寶笙附跋

燕市羣芳小集

糜月樓主撰

上品三人 逸品先聲二人 繼起有待 麗品先聲四人 繼起六人 能品先聲四人 繼起四人 妙品先聲四人 繼起三人

五長三絕領袖羣芳者爲上品

岫雲主人徐小香字蝶仙 評曰蝶仙如錦城絃管漢官威儀 薊樹遲回閱古春廿年前見

玉精神未須白髮談天寶曾見名場幾輩人○紫陽主人朱蓮芬字水芝 評曰水芝如緜嶺

吹笙湘靈鼓瑟 斜陽芳樹最相思蕉萃芙蓉江上枝獻賦卽今猶被放人生難得杜門時○

景和主人梅巧玲字慧仙 評曰慧仙如香熏百合霞吐九光 故人天末去忽忽留與當筵

唱惱公歌板酒旗無恙在水晶簾外晚霞紅

風韻雅遠秀骨天成者爲逸品

蕉雪主人王順福字佩仙 評曰佩仙如光風轉蘭流雲吐月 朱霞寫影覆春流幾疊青山

幾疊愁十萬鶯花都草草獨携壁月一登樓○景和王湘雲字湘雲 評曰湘雲如仙人張樂

名士渡江 花雨旋教五色霏香車過處錦成圍天風重展霓裳舞勞我宮牆擲笛歸

自然倩盼光艷照人者爲麗品

綺春主人時小福字琴音 評曰琴香如碧樹曉鶯紅樓晴雪 吳宮入抱玉成烟留醉青春

絳樹前珍重名花如繭采豐臺風月又今年○聞喜主人曹小福壽字韻仙 評曰韻仙如雜

花生樹飛鳥依人。百罰深杯醉不辭。亭長亭短柳如絲。風神約略同張緒。只恐飛花有別離。  
○嘉穎主人李德華字艷儂。評曰艷儂如香散檀雲光圓寶月。犀辟塵埃玉辟寒玲瓏簾  
子曲闌干瓊花自是無雙種。人在蕃釐觀裏看。○醇和沈鳳林字鏡秋。評曰鏡秋如粉圖錦  
蝶絲繡文鴛。鳳兮五色自成文化作瑤姬日暮雲無那神光離合處變歌一曲是歡聞。○春  
復諸桂枝字秋芬。評曰秋芬如天女散花山雞舞鏡。流盼花前盡一觴長圓不定曉珠光  
從渠禪鬢維摩榻不染天花亦染香。○春華范芷湘小字蕊官。評曰芷湘如綠芙蓉照水紅藥  
當階。如絮歌雲不動塵溶溶初月屋梁新願參十地童真果一現人間小史身。○馥森鄒琴  
舫字韻桐。評曰韻桐如越酒甘辛唐花繁麗。晴烟花韻曲闌初風定簾櫳畫不如豆蔻春  
心通宛轉盈盈年紀十三餘。○丹林李玉祥字佩秋。評曰佩秋如金尊汎灑琪樹嬋媯。銀  
河西畔聽吹笙能唱雲璈幾聲絕似成蹊桃李下最多情處是無情。○景和余紫雲字紫雲  
評曰紫雲如夜帳調笙春燈剪綵。鏤檀散麝作樓臺玉蕊臨風細細開根觸閒愁如水起  
笛家重唱紫雲回。○聯星陸素蘭字靜芳。評曰靜芳如鳳雛仙羽鶯友春聲。倚遍雲和曲  
調稀碧桃天上自芳菲漢宮舊事誰重省細唾新裁碧畫衣。  
藝事精妙登場獨步者爲能品  
蘊華主人張芷芳。評曰芷芳如木難流輝水沈散馥。細膩風光得未曾翫。瓊奏技復精能  
酒邊劍術從卿誼篋裏先看黑衛騰。○聯星少主人沈寶兒子燕香。評曰燕香如元圃仙人

烏衣公子。倡條冶葉爲卿。芟意氣當筵自不凡。暢好章臺春走馬珊瑚鞭子杏黃衫。○玉樹  
主人王小玉字荆仙。評曰荆仙如劉生寶馬公瑾醇醪。翩翩曰裕世無雙淪落歌場意肯  
降宮體文章江令在人間花月滿春江。○景春陸小芬字薇仙。評曰薇仙如漢宮楊柳秋水  
夫容。清詞不負牡丹亭翠剪春衣覺有情庭院無人鳴鳥歇丁香花下坐調笙。○岫雲董度  
雲字桂秋。評曰桂秋如子夜清歌寶兒憨態。酒邊款語每深深韻向朱絃指外尋風月昭  
陽防姊姝一吟宮怨待知音。○春華顧芷蓀字小儂。評曰小儂如林禽學習神駿就羈。爽  
氣西山齊挂笏豪情北海共銜杯楊枝宛轉風前舞合向靈和殿裏栽。○景和張瑞雲字瑞雲  
評曰瑞雲如怨女出閨名花繞砌。垂楊省識玉人家卷幕春烟曲曲遮如怨瑤階風露冷  
海棠合是女兒花。○聞德王桂官字楞仙。評曰楞仙如芳洲杜若曲院薔薇。評跋瓊芽作  
牡丹春深着意鬥輕寒最難調護花情性只合樓臺遠處看  
風情恬雅舉止安詳者爲妙品  
春馥主人鄭素香字秀蘭。評曰秀蘭如紅冰化淚碧唾成花。煖光曼蕪何纏綿壓倒塵世  
千嬋娟金縷衣曲那堪聽怕有鏡中人見憐。○麗華主人沈全珍字芷秋。評曰芷秋如海上  
明珠城隅靜女。誰遣真靈下碧霄步虛聲度海山遙紫房幽咽清歌起願得餘年謚洞簫。○  
寶善主人陳芷衫字紫珊。評曰紫珊如解佩湘皋停琴海上。籠罩當筵幾許人六朝裙展  
出風塵如卿位置原奇絕名士傾城合一身。○春和主人劉慶祿字倩雲。評曰倩雲如江心

寶鏡句漏丹砂 約素能教下蔡迷銀箏曲調是烏桕劉郎婉變游仙侶試向天台覓舊題○  
岫雲徐如雲字蓉秋 評曰蓉秋如花花相對燕燕子飛 歡踪來去似鷺鴻背燭微醺酒一  
中三五韶華人似玉香名聞已冠明僮 詒德孔元福字蓮卿 評曰蓮卿如桃李無言箏琶  
有韻 珠冠玉佩炫新妝林雨頻婆別有香障面却宜團扇舉餘醺紅襯薄羅裳○春華張福  
官字芷荃 評曰芷荃如餘霞成綺諫果回甘 澹烟疏雨掩輕屏斂袖花間太瘦生消受卷  
簾通一笑洗頭時節最傾城

花間囁語十三則

重八詠樓痴夢生戲筆

狎妓者餌鴛母不知鴛欲盈而妓已疏我也戀妓者輕家產不知家貲罄而妓已絕我也故嫖  
有二術焉曰錢非時不使情非人不用 瓜不吾破局吾叫也妝不吾改酒吾灑也宿不吾留  
相好吾攀乾鋪吾借也是故客品高而鴛心死 溫語卹之偽語試之憤語怒之甘語語之真  
語動之痴語迷之卹之感我吾然後試試之察我吾然後怒怒之辱我吾然後餽餽之疑我吾  
然後動動之信我吾然後迷行是六者是謂用情行而無序其情偽行之不效其情乖是故客  
計狡而妓籍脫 愛花者不折貴玉者必藏花不吾有而故翦敗之玉不吾有而故砸棄之愛  
之似惡貴之實賤矣是故客心鄙而妓習深 數勘之戲而紅箋紛出也一席之酒而翠袖成  
圍也目眩者神迷見滄者志奪是故客心亂而妓情薄 識不真不定情不專不感體貼不至  
不知己度量不寬不大方 太冷則情離太熱則情露三局則一酒三招則一赴客止吾出客  
去吾來口不茹醋身不染埃 風雅爲上穠豔次之天真爲上應酬次之故與其信人也寧先  
生與其渾也寧清 鴛母之欲奢而難盈也娘姨之心蠢而易動也與其設餌於鴛母毋寧加  
惠於娘姨 銅臭熏人則真者皆僞有案置千金餽鴛母而出籍者可富貴不可貧賤烟雲過  
目則僞者亦真有契投一語風信人而從良者可安樂亦可患難 或問痴之一字可用乎  
曰可善用之而已不可痴而癡始則侮弄我侮弄之不足則給飾我給飾之不足則厭棄我溺  
於情而人不爲情動我已爲情死矣可癡而癡始則籠絡我籠絡之不已則墮就我墮就之不

已則欲嚮我適於情而我不爲情累人已爲情迷矣故癡必有偶以癡感癡是乃至情 或問  
花骨頭么二爲釘子長三爲鍊條妓家以此爲名毋亦如嫖字之女票句人乎曰吾言嫖子欲  
言賭吾即與子言賭擲骰者不盡以一么一二兩三爲梟色抹十虎者以么二爲龍張苟場上  
已見而長三吾留一以待一可必有亦可獨有是長三又爲涼張矣若夫最易知者莫如牌九  
么二遇二四則至尊矣得兩長三則贏十一道矣么二並長三不失爲九長三配天地不失爲  
八而做黃牌九者往往密添一長三倘長三遇長二或么三時則潛出所添者以易之且能轉  
敗爲勝然則么二長三何害於賭哉釘即鍊即鑽即繫即吾善處之可也嫖賭之道一而已矣  
子不知賭烏知嫖 或問情摯則妓不濫交客熟則錢不輕擲漸而脫籍三百金五百金而已  
鴇母奚取焉子曰正爲此耳禁把勢者張諭而胡以不畏也討鴇母者草檄而胡以無應也弊  
不在妓而在客故也無憐花惜玉之心而妄稱才子藉阿堵孔方之勢而自命大爺客則驀然  
妓則茫然而鴇母乃逐逐然吾道苟行則癡怨相感而鴇母失利而把勢絕迹矣吾生尙在十  
年之後欲擇地而嫖焉於處難矣謂余不信請嘗試之

### 津門大水行

同治辛未五月京師淫雨甚溝澮皆盈天津河間繼之六七月猶不止八月復傾盆六晝夜  
千里周遭幾成澤國貧民數百萬蓬棲露處衣食兩絀 合肥相公奏請截漕十萬石又  
留庫款三十餘萬爲急賑湘鄉相侯聞信籌准捐二十萬又飭捐棉衣東南士紳爭赴之

### 三旬之間衣與資連舸而往災黎賴焉爰作此歌以誌其事

長江萬里陰雲馳海氣直上騰蛟螭天河倒挽互噴薄四郊未耜歡淋漓夏仲已多季尤甚九  
閏月較難騎秋來方冀簷溜止烟霄漠漠迷朝曦夜雨鞭數寸朝雨一尺仍漫瀾如猶竈突  
任對愁轉眼郊屋入水無崇卑蒼茫大澤混成一九河故道而府迷津漕鼓棹不及救結後無  
由 災黎蒼赤白萬口仰首大慟爭悲嘶餘糧棲畝穀在甕即攜升斗無柴炊共依陵阜若羣  
蟻 日炙膚皆黧八月秋已半玉女更作投壺嬉六晝六夜瀉如注瀧渤雖廣難作天下谿  
九龍張口吸不盡高者已沒深者游鯤鯨軒然白浪上城郭渺焉界海無藩籬百年之災鮮有  
此 雨師風伯十道揮旌旗紛紛牧令競奔走義漿仁粟絡繹相哺糜大心預料大賢至合肥上  
 船來西陲一疏截漕十萬石再疏請留左藏卅萬資以工代賑塞永定邪許畚鍤療羣飢  
 洋船報尤速傳播吳越聞者多涕洟湘鄉君侯大閱伍淮揚直至蘇松浙關心舊治屢胞  
 與 災民分膏脂朱提白蠟二旬集牢盆無異無當卮更煩慙額諭諸吏北風日厲愁無衣  
 共 災民續古所重宜推宜解宜輕資高領一呼衆山應階前雷諾奚鞭笞當年江浙再造日賢  
 官之德侔臯夔妻子非我有兩相再界之田家非我有兩相復予之千年重賦困祖父一奏再  
 刻春臺熙昔之江南今直隸兩相一視憐瘡痍孰不體公意更切思公慈峨峨綿如山登  
 命瀕抵貧女縫紉滿燈燭左手流沫右手砥一月十一八萬襲峨編大崩破浪雙輪飛霜降  
 新 濟濟驟災黎瑟縮顏如劍春風自南來黍谷陽和滋相公歎吳民惟我與爾曾共曠與巖

一夢今忘我念爾一身痛癢千里知博施濟眾縱難遍而誠所到多生機洋會旁觀亦感喟中  
國民良足師 帝恩吏職盡如此吾曹遑復生異辭禹災湯旱皆足啟 神聖今

一夢今忘我念爾一身痛癢千里知博施濟眾縱難遍而誠所到多生機洋會旁觀亦感喟中  
國民良足師 帝恩吏職盡如此吾曹遑復生異辭禹災湯旱皆足啟 神聖今

易安室詠物詩

江浙士民同叩  
香初居士遺稿

漁漁洋山人秋柳韻 老去王孫易斷魂忽驚秋到籬羅門平原落日寒無色大漠荒烟  
燒寒痕萬樹白楊盤馬地一天黃葉散鴉村年年憔悴西風裏每賦蕪城怨莫論 蘼蕪生小  
不禁霜腸斷橫波十里塘金井蟾蜍明廢苑羅裙蝨蝶刺空箱天涯遠道愁兒女巷口斜陽說  
與王門掩綠苔人寂寂那堪重過碧雞坊 更無春巴上征衣回首西園事事非金粉樓臺花  
落盡綠蕪庭院客來稀浮生蹤迹孤蓬轉彈指星霜兩鬢飛只有謝家池畔月照人春夢未曾  
醒 風蕭雨颯鎮堪憐半萎荒榛半萎烟銅筆長門迷舊夢寒衣遠塞寄新綿花驄陌上曾三  
度 故宮聲中又一年多少芳蘭與香芷莫教狼藉大隄邊○前題疊用前韻 極目蕭條黯客  
心 吹野燒入蓬門淒迷紅樹新霜色瘦損青袍舊帶痕莽莽平蕪連雁積萋萋寒日淡漁村  
去就遺恨憑誰訴蛩語荒涼不可論 別來南浦幾星霜斷草荒蘆滿曲塘宿鳥四山驚獵火  
連千里送行箱碧池夢裏曾吟謝青塚天涯何處不秋高露氣象夕陽愁過鄭公坊

點點寒螢坐繡衣踏青風景是耶非年來華髮搔逾短老去閒愁掃漸稀採到菘菘酒百結化  
爲蝴蝶亦雙飛樂遊原上重回首寂寞關山舊雨違 王孫原不受人憐一任濃晴與淡烟恰  
翠重來空有夢踏莎行去尙如綿不愁身世多風雨曾見榮枯幾幾年南國香純歸正好蒲帆  
無恙五湖邊○秋味 仙雲流液露凝漿惟有新秋一味涼 用句 野老盤蔬菘未熟腐儒  
齒頰菜根香半生甘苦烹鮮悟舊夢悲歡嚼蠟嘗張翰蓴鱸陶令酒不知幾費客思量○秋影  
蘿陰淡淡欲黃昏空地涼雲靜掩門半壁孤燈灑夜色一林危葉颭風痕鏡中老去潘郎鬢  
月下歸來倩女魂延佇玉階羅襪冷流螢飛墮女牆根○秋信 昨夜西風到鏡臺愁邊消息  
酒邊來天寒笠澤雙魚遠夢度衡陽一雁回夜月金閨刀尺動新霜驛路羽書催年來芳訊都  
寥落幾點疎花隔水開○秋夢 黑甜鄉裏暑初收臥看星河屋角流絮絮寒蛩空自語遽遽  
瘦蝶不勝愁陽關望斷雲千里錦帳歌殘月一樓未熟黃糧人已醒如潮落葉下簾鉤○秋色  
江湖風色上漁竿回首蒼茫獨立看草木光陰黃落易烟雲圖畫白描難美人病起眉痕瘦  
遊子歸來鬢影寒最是中天好明月清輝夜夜玉闌干○老將 萬里輪臺白骨橫將軍百戰  
此餘生天高銅柱飛鳶度風黑陰山射虎行一臥滄江新歲月十年遼海舊勳名即看今日垂  
楊肘猶作彎弓霹靂鳴 豈甘衰朽遽歸耕寰宇於今久洗兵鱗閣策勳諸將在蠶叢脫險一  
身輕匣中刀劍風雲氣夢裏關河鼓角聲聞道西川誅小醜短衣還欲請長纓○冷官 華年  
春夢五雲多今日星星兩鬢薄宦不妨官冷淡壯懷強半病消磨妻無丹竈胡麻飯弟有青

麤首藉歌廿載西廳閒聽鼓烟波心事久蹉跎 分無經濟到閒曹慚愧頭銜水一條世上誰  
留青眼在年來我已熱中消燕臺文物思明盛海國音書漫寂寥玉珮金貂多舊侶破裘風雪  
共趨朝○故妓 太息蕭娘舞榭荒石榴裙好篋中藏潯陽月冷青衫濕銅雀春深繡履涼蝶  
夢驚回虛擁被蛾眉瘦損淡凝妝背人獨自停筆立忽聽鄰家笑語狂○病僧 踏破浮雲百  
八春安禪久健鶴精神誰知供養香花界未了纏絲藥裏因真鐵漢偏留小劫病維摩或是前  
身為君指點仙山路上有靈芝大若輪○寒壘 微涼沁齒爽侵肌轉覺肥甘性不宜寒儉家  
風名士稱淡濃鹽味野妻知小園抱甕曾澆處蕭寺挑燈罷讀時心跡冰壺能貯得任他炙熱  
夏蟲疑○製裘 但完短褐足生平冷暖何心與世爭文采早驚全豹見功名豈藉五羊成幾  
人做緼無慚色老我緜袍感舊盟羨煞江頭垂釣客滿身風雪一竿橫 莫笑書生骨相窮今  
朝眞箇羽毛豐縱然暖比三冬日依舊清留兩袖風壯歲珥貂虛宿願承明補袞待羣公萬家  
霜月茅簷冷忍負陽春在抱中○書燈 束髮曾爲問字謀兒時况味記從頭重帷乍下湘紋  
靜喜氣無端蠟蕊浮今古蒼茫青電影功夫辛苦絳臺秋年來晚讀先耽睡多半文思枕上留  
○佛燈 人天回首舊音塵誰識圓明我相眞一笑拈花心性朗十年面壁影形親傳來香火  
初禪地修到琉璃古佛身粒粟大千能照徹靈山何處有迷津○驛燈 一燈照盡去來程偏  
向征人眼底明雙隻埃邊星幾點短長亭外月三更鞭絲帶影穿林出野艇迷烟傍岸行故壘  
蕭蕭烽火靖黃昏閑煞戍樓兵○漁燈 寒浸江心片葉孤微茫烟火辨了沽光搖夜日時明

滅波漾春星乍有無西塞河山曾照影武陵雲水不迷途無端鄉思燈前觸天末涼風起玉鱸  
○織燈 一九冷月照眠遲辛苦鳴機績素時板屋光陰春夢短寒衣心事夜檠知霜華四壁  
愁孤影生計全家在寸絲何處深圍圍錦帳高燒紅燭九蓮枝○獵燈 月落寒原野燒空將  
軍宵騎獵雲中兔狐遠避弓刀影虎豹羣驚草木風五夜雪花千帳白一天星燄萬山紅歸來  
爭戲 笑比燕牛用火攻○美人風箏 平步青雲不自知暗中牽引有紅絲已成仙骨  
三生 春情一點癡夢雨原非真色相迴風猶作舞腰支無腔絃管憑天籟顧曲周郎莫  
漫嗤 手忘曾從阿母分隨風宛轉任東君誰言命薄真如紙只恐身輕欲化雲鈞樂故應天  
上聽 許月中間尋常一曲銀箏弄吹上瑤臺便不羣 金蓮眞箇步虛行仙袂飄飄彩  
鳳輕春燕爲回金粉地天風吹落珮環聲前生舊恨湘靈瑟上界新歌玉女笙我已消除羅綺  
習銅 大江橫 別有宮商調不同不隨時世鬪眉工偷來樂府新聲豔修到蓬池浩劫  
空 應語羅裙無力自凌風倘教素面朝天去長帶昭陽日影紅  
右詩 大雅撫入瀛寰瑣紀以廣流傳不勝幸甚 癸酉孟陞畫游詩寄主人手錄

江右女兒行

漢湖痴夢生稿

江右女兒十八紅絲結束如雲髮綰綰抹額兩行分豐龐圓照一輪月眼波不轉秋水清眉  
黛不染春山平含情無語見客起欲步還停低問聲我來愛聽崑山曲新鶯嬌囀繞出谷遊園  
悵望奈何天芍藥欄前幽會足烏司按笛六指輪珠喉應拍四上均高聲嗽起山月小低聲輕

江右女兒行

拂林花春我生落魄多哀怨聞歌不覺心爽健洽洽清響乍融和嫋嫋餘音更柔曼曲終移坐  
近深林蘭缸乍蕪蓉膏香冠綬欹枕絳絲鞵臉粉凝膚素玉光我疑女兒非稚齒上環借問阿  
誰是撲朔迷離竟不分如何學作丈夫子聞言忽泛臉霞紅一種嬌羞小語中底事新妝猶不  
改待儂細細訴私衷阿儂家住玉山縣那得生來遂輕賤粟布謀生燕處安機檢滿地狼烽偏  
玉山淪陷廣信圍阿爺倂去竟難歸流離兩載阿娘嫁黃鵠不帶鳥離飛九歲儂隨假母儂  
身從此入花柳素絹成章已失真淤泥葬玉羞蒙垢萍飄梗斷泛江湖歷盡繁華心轉孤阿母  
但知儂意懶酒闌燈盡憤訶呼聲音不似阿蓮好年紀不似阿菱小 碧蓮香菱皆同都 如  
何賺得錦纏頭守身翻比連城寶儂聞母言雙淚垂太息摧殘力不支設餌漫誇錢樹子媚人  
原與傾城姿歌衫舞扇綠難屏流光急駛發深省轉命自憐憐轉悲舍愁欲語語先哽儂面如  
花不久春儂心如石最難磷請看曲巷相逢客盡是尋常陌路人冠纓卸卻荆釵折垂絲散盡  
挽椎髻但願嫁作農人妻辭謝鉛華去雕飾陳詞嗚咽淚珠流我勸女兒且勿愁生涯等是傷  
飄泊名士名花恐不伴英雄慘絕窮途哭人消受鶯花福買笑千金尙有人文章那得錙銖鬻  
我言浪迹敢羣芳若箇佳人若箇郎試問吹簫吳市客古來能得幾吳光愁雲黯淡天垂暮走  
馬關山不知路仰窮碧落俯黃泉兩處無人誰與訴可憐壯志漸消磨瞬息流華奈老何卿誓  
從我潦倒他年何處發悲歌

懺悔詞十六首用兩當軒主人綺懷詞韻

身世年來似紙輕雲花幻影付空明鴛鴦不伴雙飛蝶蝶在拋 蕙葉迎風驚夢遠楊  
枝滴水想丹成 明五夜人千里發盡瓊籤斷續聲 記曾鼓瑟聽湘靈對面青山隔遠屏借  
覩蜻蛉須仔細生憎鸚鵡太叮嚀密語鄰名士遊方倦北里佳人織字停從此兩情多旖旎心  
頭耿耿似明星 春深小院長葦蒼蒼擬駕輕車訪舊來贈我舊香憑檻立避人蓮步隔窗迴偷  
傳密語偏含淚生就痴心肯化灰羨煞花枝當戶外天然綠倚與紅偎 碾得龍團茗話初東  
風吹散又遷居座中有客空傾酒聽外何人笑讀書每莫語光憐翠柳儘餘情緒惱紅渠相思  
如水愁如海安得雙身化白魚 裴徊兩地月同望小別經年本時傷逢訪庚郵還買棹重逢  
子夜定燒香含情依舊勤留客反語從新喚索郎最是銷魂難遣好故教半面露宮妝 底事  
紅潮兩頰生春心搖蕩感風等黃金無價情逾重碧玉同居約漸成爲愛團圓窺鏡影憤傳消  
息墜釵聲不須更乞姬娥藥攪袖階前步月行 雪作肌膚玉作容欄杆敲偏意惺忪蛾飛燈  
下消閒話蝶引花前有定踪珍重瓊簫吹緩緩纏綿錦字記重重只留方寸堪天問鴛鴦從無  
一夕逢 回頭約略障翠恩舊事猜詳了不疑紈扇低遮留隙隙羅衣新試趁涼時潛藏心事  
因花泣峭鎖眉峯只鏡知惆悵青春同冷落傳箋聊賦洗愁詩 桃花睡態帶餘醺起喚鴛兒  
惹客聞吩咐鴉鬟須卻立商量蟬鬢要斜分纏頭博約黃昏靜敲手棋誇白晝勳好是葭葦兼  
舊誼眾中猶得比同羣 何常寫徧管城侯一字珍珠一點愁過量不教浮白醉同行更擬踏  
青游偶逢妝閣羞攜手過去屏風怕轉頭佯怒有時還背坐千呼萬喚未能休 髮垂修頸剪

鬢鏡檻鶯聲聽未應傳粉爲誰開玉匣薰衣替我熨銅升嬌態飛燕憐孤影解脫乘鸞願共  
昇永夜簾櫳寒欲瀉不知半臂可能勝 李下瓜田信久沈旁人冷語漸相侵情如園客難成  
繭淚似湘君欲灑林漫結樞心同切切微緘櫻口故惜情樓臺十二東風悄自此分離一曲琴  
隨風輕佩曳葱瓏遙想伊人獨夜中私向行程書寄雁何曾華渚影流虹蘼蕪隔岸空凝碧  
蕭蕭臨窻懶唾紅太息銀河最迢遞當初枉說兩心同 慧劍憑誰借達摩情絲斫斷奈予何  
波深忍憶湔裙去廊靜猶疑響屐過佳會綠珠知日少醜顏紅豆莫春多而今滄海沈青鳥恨  
不皈依到曲渦 鬢鬢鈞天暗度簫三千世界甚迢迢瓊樓縹渺鐘催曙紙帳孤寒漏促宵燭  
淚有痕拋紫萼詩腸無緒縷紅蕉也應妙唱蓮池曲風月情懷一筆消 十載離悵黯黯然等  
閒無計學飛仙縈邊燼酒宵難寐枕畔拋書畫欲眠蕪澤流連期再世鬢絲顛顛頓惜當年寄言  
大地痴兒女莫向春風浪逐鞭 鏡花水月樓主人惺初氏漫稿

前讀瀛寰瑣紀內所刊毘陵黃仲則二尹綺懷詞十六首已覺吹氣如蘭振聲如玉非具錦  
心繡口者不能道隻字玆讀鏡花水月樓主人次韻又有一種風味蓋前作據已成言故以  
濃艷勝此作據未成言故以冷艷勝至論其蘊籍風流筆筆工妙真是如出一手且此作中  
間繪聲繪形卽卽空前後則專以懺悔爲主尤足喚破情天剷除業海我願天下有心人  
讀之弗徒賞其旖旎也

子夜新歌

蘭雪夢室詞客艸

秋風響碧桐欵步小樓東望郎郎不至翹首月明中 恰喜西江水載儂舟次逢誰知風信利  
未得一停蹤 花際鈎簾望春風舞蝶雙感他春意思新換月琴腔 常有難言恨防歡暗裏  
知半欵珊枕坐清淚不教垂 知歡今欲別新製貼身衣待歡歸來着較量身瘦肥 晨夕無  
人伴長途慎起居妾心如井水君要學鯨魚 不慣浮雲態經時萬變殊相持在一心何必同  
歡娛 應招梁燕妬無刻不雙携妾貌不傾城偏郎何自迷 昨朝鄰女至曾約踏青偕語郎  
先早眠儂還做套鞋 日落時已夕郎還早上來料郎應不去假意再一催 小婢報郎到前  
軒借客賓明知姊教哄未必是那人 感郎贈異香縷縷作水紋姑留巾箱中平生未解惡  
北風增暮寒並坐倒芳樽蜜負前回約總教莫出門 相見了無意已經二載寬妾心君試想  
何以結今歡 郎心何玲瓏筆妙非等閒願儂眉亦斷好畫兩春山 欲眠還未睡細火耿  
蓮氤氳憐臭味故遣炷蘭烟 難遣日長意妝臺倚作嬌厭梳時世鬢剪縉學垂髻 前宵郎  
未回探知有別交郎來渾不露閒說那家姣 五色廣梅邊新興鑲襟借描花樣繡特索鼠  
鬚毫 生長羅紉裏稱心事自多却因何所恨頻唱斷腸歌 如何相牢繫不使春風颺儂爲  
金縷帶君作芙蓉裳 歡喜尋常慣慙頑逗不成嬌嘆貪作態私露別家情 斜插花枝巧圓  
勻兩鬢青般般能愜意幾度教留停 乍覆紅綿被低徊卸襪綾愛郎能欸髮妾體己如水  
郎如聽儂言從今莫浪游斯守苦未足韶歲不常留 羞賦白頭吟儂今別用心未知郎可曉  
不妬妬情深 歡郎不呢郎儂情尙自含怪他諸姊妹鬪趣故喃喃 一語惹猜嫌推詳語更



和逸香女史葉小鸞眉子硯南曲

尖郎情今漸薄莫信口頭甜 阿母亦鍾惜葳蕤未破絨郎心自消渴妾貌自莊嚴

續子夜新歌

屈指過歸期郎踪何寂寂尋思恍自悟錯記西洋歷 經歲音書斷登高望不極願持千里鏡  
照見郎顏色 腰肢爲郎瘠郎近歸自外恐郎驗瘦肥日繫寬緊帶 悶倚鏡奩臺心情今嬌  
怯絲絃不耐彈郎聽八音匣 戲取小洋孩當作新生子親褶繡衾中語郎莫驚起 郎火熨  
指溫郎去寒誰保感郎珍重意贈儂雙手套 舊買紅絲錦裁作新胸袂知郎愛異香自屑意  
可末 妾有合歡床花囊垂四角香來滿一帷馨芳郎可覺 別有招涼法能將暑日遮窻櫺  
裝百葉替去綠文紗

和琴川吳逸香女史葉小鸞眉子硯南曲

願爲明鏡生填

步步嬌 楚損春山春夢曉雨打梨花老優曇一現消埋玉深深留香草草片石劫難燒伴  
雕奩曾箸傷心稿○醉扶歸 休疑吮兔豪自寫芳容好休疑畫螺峯花樣簇新描原來短命  
佳人似天桃騰有芳魂飄泊依秋草縱然靈光不滅佛能招不過是空中幻影如花貌○皂羅  
袍 鏡裏樓臺空照祇團香鑲雪碎點瓊瑤易脆琉璃不堅牢才人那用生天早懺來倚語花  
嬌柳嬌返來艷魄愁苗恨苗恁蒲團忝得如來妙○好姐姐 此日摩抄想黛痕娟好漫認取  
簪花格妙月子一彎照生前影最嬌祇落得瓊空抱綺歲消磨芳心化了這淡淡修蛾并無人  
掃○尾聲 吳江楓冷墳碑倒難證取三生容貌問硯兒流落誰與訂心交